



## 【有所思】我的朋友叫伊朵

□雪樱

伊朵第一次来我家，我有些许担心：她会不会觉得地方小，四周全是书，没有意思？我一阵抓耳挠腮，踌躇良久，不知该为她准备什么礼物。她聪慧伶俐，落落大方，一双马尾辫就像落在肩上的两只黑蜻蜓，上下跳动。她说起话来像个大小人，双眼炯炯有神，泛着一层光，恍若会发电的样子。我和朵妈聊天的空当，她随手拈起一本书，低头盯着读，安静又动人，以至于我差点忘了她的在场。

后来，朵妈告诉我：伊朵说下次还来！我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伊朵答道：“每次来都能赚几本好书，这比去别家串门吃一肚子瓜果零食强多了！零食吃完就完了，书还能反复回味呢！”我既惊又喜，内心填满感动。从那以后，有什么好书，我就惦记着这个小朋友，她读了会有哪些异想天开的想法，抑或在她心窝里荡起什么形状的涟漪？陡然充满期待。

加深对她的了解，源自一只宠物猫的故事。大约在上二年级时，伊朵想要养只猫，但遭到爸妈一致反对：掉毛、乱抓，还有异味。听的次数多了，我都替伊朵干着急，旁敲侧击为她说情。后来在她姥姥出面动员下，朵妈才勉强同意，但有前提条件，做了一张任务表，看她完成的情况。为了自己的“心头好”，伊朵一路闯关，完成任务，还当上了班级中队委，顺利拿下猫咪进家的“入场券”。就这样，一只黑白相间的英短蓝白正式入驻，伊朵给它起名“奶包”。

奶包来了，伊朵忙个不停，变身铲屎官，清理“臭臭”，陪它玩儿，还要给它“盖房子”、做玩具，最关键的是要为她收拾“作案现场”。奶包爱叼鞋子、丢纸团，有一次它还把一包干燥剂撒得满地板都是，伊朵要赶在爸妈下班前，把它的“作案现场”收拾得不留痕迹。不得不说，伊朵的想象力超过成年人的阈值，难道平日她看的书都探头探脑“活”了过来，一块给她出主意？比如，奶包满周岁时，她动手给它做了一顶生日帽子，尖尖的，绿色的，外人以为只是图个颜色鲜亮，孰料她一脸坏笑，说：“我再给它做四只小鞋吧！”伊朵练舞劈叉时，奶包不停地转圈以示鼓励；伊朵伏案写作业，奶包在一旁静静站着。伊朵还把奶包写进作文里：“猫咪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、二十年，但并不妨碍它们过得精彩开心，人如果过得不开心，那么活得再久还不如一只猫呢！”很难想到，如此富有哲理的话语出自8岁的伊朵。

去年，老师布置作业让写小动物，伊朵以《寄养我的小猪猫》为题写了篇作文，深夜时分我读了又读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因为爸爸患鼻炎，要把猫送出去，伊朵列出日常喂养的注意事项，不啻于照顾一个孩童的繁琐，细节描写让人如身临其境，比如奶包每次都会把到手的鸡胸肉冻干当成玩具，“且追且咬，虎虎生风”，写得极为传神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写如何陪伴猫：“请你一定要抽出每天至少二十分钟的时间陪它玩，可以是顺毛，可以是‘吸猫’，可以是逗猫棒，也可以是任何安全的游戏。它在家里待了一整天也会很无聊，除了睡就是吃，生活得非常单调，但你可以做一束光，照亮奶

包的‘猫生’……”看到这里，我的泪珠直打转，模糊成一团橘色的光。我们都上了伊朵的“当”——她哪里是要把猫送走，分明是为猫立“传”，压根不舍得。我的这个小朋友真是可爱到骨子里。

后来我送她两本书，《爱的川流不息》和《橘猫》。一想到奶包，我就想起书中老文公所说：“它不是胖，只是长了个双脊背！”圆滚滚的奶包，带给人类无尽的欢乐，也是我们的伙伴。

“童年是一生的宿命。”从伊朵身上，我隐约看到自己儿时的影子。上幼儿园时，老师发的小零食被我藏进书包里，带回家给妈妈。有一年儿童节发的水壶、痱子粉、奶油蛋糕，很多小朋友当场就把蛋糕吃掉了，我坚持抱回家，蛋糕却化了，气得我哭成了泪人。升入小学，我被选拔进鼓号队，又进了合唱队，整天忙得像被抽打的陀螺，父母担心影响学习成绩，即便这样，也不耽误我发展其他爱好。有段时间，我迷上了画画，买来染料盒、水粉、各种笔，水墨、水粉、素描等轮换着画，铺上案子就能画一下午，常常忘记吃饭。盛夏的一个午后，楼栋里一片寂静，我去公共水室涮画笔，一溜水龙头前的盆里冰着西瓜，我就找了个没有西瓜的，可能当时我有点走神，拧开水龙头涮完笔就回家了，隐约记得盆里有什么东西。到了晚上，邻居找上门来，人家的土豆被我染成了“彩豆”。母亲不住地道歉，把家里的土豆挑最大的赔给人家，吓得我爬到床上装睡。没人和我玩，我就自己玩，在门外边摆上桌凳、挂上黑板，学着老师的样子写板书，写了擦，擦了写，走廊的地上布满大片粉笔字迹，下班回来的大学老师们看得目瞪口呆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成为作家，那块小黑板、那盆染了油彩的土豆，成为抹不去的斑斓记忆。我始终觉得，自己依然生活在童年的延长线上——抑制不住的好奇心，没完没了的“为什么”，还有对这个世界的质疑，都让我变得很孩子气，因而也错失很多机会。所以，我看伊朵的作文没有隔阂，从中看到她的古灵精怪、她的友善真诚、她的勇敢无畏。她是我的朋友，很多时候她也是我的老师。

深夜关掉电脑，我经常会想起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：“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那东西，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，在那一天，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。或者几年，或者连绵很多年。”

三十年后，已经成家立业的小伊朵是否会记得奶包，以及自己调侃过的话：“猫有灵性，能听懂人说的话。每当奶包闯祸时，我就会故意在它面前说：‘好肥的猫呀，红烧还是水煮呢？’这招总能吓住它。”然而，如果奶包会说话，定会怒目圆睁反驳道：“我不是胖，只是长了个双脊背！”

这就是我的朋友伊朵。我很期待有一天，她能把自己与奶包的故事写进书里，一如把童年搬到纸上，可以摩挲，可以回望，可以无限轮回在人间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）

【浮世绘】

## 香椿树收藏的童年野史

□崔立新

春夏季节，家门口的椿树葱葱茏茏把地面映绿，笼出不浓不淡的阴凉。树下，是我们的游戏场。

造房子、跳方格、打瓜、抓人，老狼老狼几点了……最喜欢看小碟姐姐串戏，她把我们的玩具充作演员和道具，瓶盖儿、木陀螺、杏核以及娘用碎花布缝制的娃娃、鸟……娃娃是唯一的人形，自然当主角。体内塞满旧棉絮的它，胖鼓鼓的，躺在一堆杂物中间。小碟姐姐调度其他角色时，它就仰面躺着，等待它的情节。

大大小小的孩子坐成一圈，眼巴巴等着好戏上演。身后的香椿树，伸着瘦长的胳膊，娘亲一样殷殷地俯下来。是的，门旁那棵香椿树，是我的干娘。

那些年，我身体总闹小毛病，弱得像根豆芽。有人给我娘出主意，让我拜椿树做干娘。于是，大年初一，我捧着一碗饺子，绕着香椿树左转三圈右转三圈，嘴里祈求道：“椿树娘，椿树娘，你长粗来我长长；你长粗了做檩条，我长高了上学堂。”这就拜下了亲戚。从此，我年年腊八给它喂粥，大年初一给它送饺子。

其实，门前空地上有三棵香椿，一棵臭椿。爹的本意是栽香椿树，谁知串了苗，混进了一棵冒牌的。香椿深得喜爱，年年春天一边接受赞美，一边受着扒枝摘芽的苦痛。臭椿呢，在一旁冷冷清清、无喜无忧，倒长得枝叶繁茂，每年膨出一大团阴凉。它光溜溜的树干上，常蠕蠕走着些“椿牛”，我们叫它“臭妮子”。这“牛”，深灰色，微胖脸，短触角，瓜子壳般的身體，还镶了红边。它们随飞随走，走得不耐烦，便噙的一下，飞一段；一飞，“瓜子壳”绽开，水红的内翅露出来，像老戏里的女将，铁青战袍下遮着红裙子。

有一次，我用小棍子对一只椿牛百般堵截，还用梧桐叶子罩住它，阻挠它起飞。前后受阻，椿牛想飞又飞不走，骤然释放出一种难闻的气味。我捂鼻正欲放弃，忽见两根细长触须从树干那边探出来，接着是倒三角形脑袋，一双翠绿色大眼睛，哈，一只小螳螂！它目光如炬，挥舞着“大刀”，气势汹汹朝着椿牛攻过来。大战在即，我静静地看。让我吃惊的是，椿牛毫不惧怕，毅然决然地冲向螳螂，抱住它的“大刀”，荡秋千一般悠起；螳螂空有利器，无处下手。那椿牛又排出一股臭气，螳螂大概是被臭晕了，收起“大刀”，掉头而逃。椿牛以得胜者的姿态，撒下呆呆的我，扬长而去。

我娘不慕臭椿之旺，为我选的庇佑之树是香椿，大约是希望我像香椿树一样，不仅健康，还要优美、有香气。

香椿芽好吃。紫红如丝绒

的嫩芽芽，焯水、切碎，炒鸡蛋、拌豆腐，强大的香味感染力，把缺色少味的饭桌弄得繁华热闹，人人雀跃。可是，我娘说，只有布谷鸟在南山上唱歌了，香椿芽才能吃到口。于是我想，布谷鸟要是像公鸡一样天天打鸣多好，每天吃香椿炒鸡蛋。

然而，布谷鸟叫时扒椿芽，奶奶总在树下仰头叨叨着：不要掐顶儿，留着长个儿！不要一股脑儿全扒掉，让它长枝……别图一时痛快，不顾长远！全扒了哪成？这是一锤子买卖的事儿吗？明年还吃不吃？

奶奶守寡多年，拉扯大十几女，被村里人当做贤良持家的榜样。我家门前的香椿树，在全村也是数一数二的茂盛。别人家的树，眼看椿芽扒光，一整年返不过劲儿。我家的，枝丫虽比不上臭椿，却也郁郁地绿着。

香椿树还是我奶奶的钟表。她往门外瞧一眼，说：嗯，该做饭了。点火、和面、贴饼子。一会儿再看看树，说：时辰足了，熟了。每每饭出锅，我娘我爹便下工回来了。

上学后，香椿树下的游戏时光少多了。三年级时，我喜欢的同桌王二飞被换走了，我不乐意也没办法。那天，二飞来了，站在香椿树下说话。他说：“我的新同桌，身上有一股老酸缸味儿，特难闻。”他边说边在鼻侧摆摆手，又皱起鼻子。我问：“我呢，我没老酸缸味儿吧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你的味道，噢，就像香椿树吧！”我满意地笑了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夏夜，香椿树下早早燃上了艾草火绳，邻居们一手端饭碗、一手拎板凳，自然而聚。鸽子奶总搬着她那个榫头松动的板凳。小孩儿抢着坐那板凳，一不小心就被夹了屁股，嗷嗷叫，鸽子奶却从没被夹过。她屁股一挨板凳，就开始抱怨自己昨夜又听到哪里有怪声，叫得她一夜睡不着。我们听得兴奋又恐惧，头发根根竖。这是香椿树下唯一惊悚的事件。

我奶奶闲下来喜欢抱着大黑猫，坐在树荫里打盹儿。猫偷偷跑掉，转一圈跑回来，又原样钻进她怀里。奶奶悠悠打着盹儿，任老猫进出。有时我抓猫过来，搂着它给它读课文，它爱听不听的，它细舔自己的巴掌，认真洗脸，还抬头看看我奶奶。

香椿树，把我们的喜怒哀乐收藏着。我想，我们的童年，记录在爹娘、老师、家庭、学校那里的，是一个模样；香椿树下，是另一个模样。那是我们的野史吧：逸闻趣事，不上台面，可杂七杂八无数的细节，塑成了我们。

香椿树妥妥保管着一切，贴心又默契。

（本文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就职于河北省石家庄明珠园物业）